



路史發揮

卷第三

論說十二篇

辨玄聖青陽少昊

論史不紀少昊

明三正

青陽遺妹

辨伯翳非伯益

原焚

理李二氏

老子化胡說

論恆星不見

佛之名

佛之俗

道以異端明

路史發揮卷第三

廬 陵 羅 泌

辨玄囂青陽少昊

玄囂青陽少昊三人也說者以玄囂為青陽或以青陽為少昊或盍三者以為一劇為淺陋按春秋緯黃帝傳十世雖未足信然竹書紀年黃帝至禹為世三十以今攷紀亦一十有二世昔漢杯育冶始終黃帝而來迄元鳳之三三千六百二十九載帝世季世正自多有內簡黃帝後有帝鴻有帝魁有青陽有金天而後乃至高陽金天少昊俱為青陽之子攷之書則

無疑質之世則不詭青陽玄囂自二人周也

王水黃帝經序

云黃帝九子一日帝焉封冀二日金天封荊三日挈封青四日青陽封徐五日顓頊封頊六日高陽封雍七日帝嚳封梁八日帝辛封亮九日姬都封陽子者非謂其生也謂其世也求之世則然矣而其記則誤也二金天當是帝魁三挈當是少昊四青陽則少昊之後六高陽則顓頊之子八高辛則挈九姬都則堯也

司馬公作史記不紀少昊畧不識其所出而言玄

囂不得居帝位夫少昊之桀度顯在人自三代以來

皆所專用祀于五帝之位正於月令之次德之在人

如是之著而玄囂不得居帝位則玄囂非少昊明矣

外傳史記古書皆不言少昊為黃帝之子也史記云黃帝生玄囂是為青

陽降居江水此太史公之誤也黃帝之子二十五字

賜姓十二惟紀有二餘十有三皆姬姓也

史云得姓者十四人

此本國語為十二姓二姬二紀其文甚明解者乃破為十三蓋不知國語姬紀二姓青陽之失青陽

與夷彭同為紀姓玄囂與蒼林同為姬姓少昊生於

青陽循其紀姓帝嚳出於玄囂循其姬姓世本紀姓

出於少昊而帝嚳之子帝堯猶襲姬姓氏之來各

有派別則玄囂青陽又不得為一明矣

玄囂西陵氏之子青陽方

雷離氏之子少昊夫玄囂降居江水青陽安得降居江

水之事蓋太史公統記二人皆出黃帝而並列之後

世因傳習而誤之其初宜曰生玄囂青陽玄囂降居

江水爾少一玄魏曹子建之贊少昊也亦稱祖自軒

囂字

轅青陽之裔則少昊為黃帝之孫而青陽之後矣惟
帝德攷云黃帝之子少昊曰清又曰清者青陽也其
子曰摯茲太史公之所取所以致學子之疑者蓋少
昊二字傳之者之贅之也少昊非清而摯即少昊郊
子曰我祖少昊摯之立是
也是以張衡條遷固之違誤謂帝繫說黃帝產青陽
昌意與周書之說異而郭璞亦云少昊金天氏帝摯
之子也然以摯為青陽之名則又誤矣記注紊亂如
此學士何從而要質之乎故詳焉

論史不紀少昊

司馬氏父子世典太史其作史記也首于黃帝而繼

之以顓帝帝學又繼之以唐虞以為紀三皇刑則不
及羲炎以為紀五帝刑則不應黜少昊而首黃帝學
者求之而不得其說此所以致後世之紛紛而蘇子
之所以紀三皇也竊觀太史公記首黃帝者特因於
世本若大戴禮帝繫五帝德蓋紀其世而非主於三
與五之說也抑以謂後世氏姓無不出黃帝者故首
而宗之至於羲炎鮮有聞焉是以不紀是太史公之

本意也

孔安國劉向服虔以黃帝為三皇而司馬遷
列之五帝首是錯桓譚王肅遂以為據夫以

黃帝首五帝則五帝為六而三皇少其一故魏程
益以祝融氏白虎通益以共工氏鄭康成益以女媧
為皇而五帝為六人以謂德合五帝坐者稱之不必
人數拘而梁武遂以遂人為皇黃帝少昊顓項帝學

堯為五帝舜弗豫謂舜非三皇亦而非五帝特與三王為四代尤為無據然則少昊不紀則失之矣以為易不著邪則易稱神農氏沒黃帝堯舜氏作韻學且無而况少昊氏乎易傳不言固得謂之無哉無其人則無是號矣季渺世夏傳者自少豈直少昊與韻學乎蓋五帝者皆循黃帝之道無所改作故易傳不之著劉恕不知出此乃竟黜而不持紀杲為得歟雖然此持世之所知者也世之所不知者又不少矣萬禩之下其或書出於巖壁有得以信聖人所不言者多矣非不之言也言之不及也非言之不及也制度之不章也言之不及後世因無得而觀

焉此學者之不幸也豈直少昊韻學邪或曰易傳之

不及之既聞命矣敢問周用六代樂封三恪何以皆

不及之邪曰不用其樂先賢言之備矣蓋制度之弗

傳爾且大司樂以雲門祀天神以咸池祀地示以大

磬祀四望通夏商周之樂凡六

韶之外別有大磬繆也夫黃帝之樂多矣何獨取之雲門堯舜

之樂多矣何獨取之咸池大磬乎蓋以法度之可尊

醇厚之可樂也所不用者法度之不足而遷之是以

三統曆言周遷其樂故易不著崔靈恩謂非如舞之

制又非今宜故越之而用雲門不立其樂亦不為恪

是皆知其一未知其二也昔者六國之君魏文侯爲最好古漢孝文時得其樂者竇公獻書乃周官大司樂樂章也厥後河間獻王與毛生等采周官及諸子言樂者以作樂記然大司樂有雲門大卷大咸而樂記則有大章咸池亦自抵牾矣雲門大卷皆黃帝之樂大咸卽堯咸池之舞而大章又堯樂也豈非法度之可尊醇厚之可樂故邪且英韶本皆黃帝之樂後世所不知者鑄十二鍾以韶英韶是也顓帝曰承雲帝嚳曰大韶則是高陽承之而高辛大爾舜歌九淵以美禹功禹因之爲大夏則固少昊之樂也帝嚳作

大韶六列五英舜脩而用之則是三后之樂虞兼脩而用之矣然韶不言嚳而稱舜淵不稱少昊而言禹者以其備各詳本紀若曰三恪之不封則我未之前聞也少昊之後周封之於莒矣第以代遠而黜于恪顓帝之後爲禹爲陸終禹之裔固已在恪而終之六子周代俱列土宇非不封也帝嚳之後則爲陶唐爲商周唐及商之裔已俱恪矣周固不論也若夫上古之君其世渺矣其系微矣其政散其樂缺有不可得而攷矣雖欲用且封其可得邪又或封之而所封不見亦不得而紀也固陋之言固不足惑然後之君子之所

欲聞予得而略乎

明正三

甚矣周秦而下先王之政無一定之說也三代之所尚正朔異服色殊昔者竊聞之矣果且有是乎哉果且無是乎哉以爲有是乎而說者以爲正朔聖人之所不言文武政而正朔循嬴秦不害於治嬴秦政而服色從三代無損於亂顧其本而已矣以爲無是乎則說者以爲五帝以來正朔悉異三皇而往服色舉變不若是不足以爲盛而廣川先生河汾老子猶以爲言卒不得其衷也或曰授受者循其故革命者變

之不靈一至于此夫亦豈知伯禹之以四海爲壑一視夷夏而不見彼此內外之分哉然則人之爲仁而至於一視皆同以成兼濟夷夏之事微伯禹吾誰與歸

雨粟說

地獄之說無稽

莊周曰六合之外聖人存而不論六合之內聖人論而不議春秋經世先王之志聖人議而不辨若子休可謂知春秋矣惟天下之變故不勝窮也天人之相與不勝變也然求其所以然者則有時而不得言或言之有時而不得信此說者之所以類推而歸之不可致詰之域而世遂以天人爲相遠而不相及且以

為變異之事聖所不言循致君人漫然不見所畏恣
為非理而忘國郵夫亦豈知天人之相與甚密而可
畏邪太虛之內大而天地細而昆蟲明而日月幽而
鬼神金石沙礫人眊草木孰非一氣之形哉五藏象
天六府象地是故藏病則氣色發於面府病則欠申
動於貌眼矐有酒食鐙華得錢財烏鵲噪行人至蜘蛛
集而百事喜况家國之間乎逆氣成象而凶慝生
順氣成象而吉祥止亦天地一指介翼奉之言人氣
內逆則感動於天地殺一孝婦何預於陰陽而天為
之旱烹一虐吏何預於陰陽而天為之雨春秋之世

質示不相公以建丑之月為正易民文眠若天時大
變亦一代之事越我周王致代於商改正異制以垂
三統致於敬授民時巡狩承享猶自夏焉
知夏時不可改改正者示不相公而已
惟元祀

十有二月太甲之正月也不以商正紀惟一月既南
至周書之正月也不以周正書正月繁霜四月維夏
五月鳴蜩六月徂暑九月授衣夏之時也故易說曰

三王之郊一用夏正人事然也春秋書王正月說者

天道然也雖然天道始于子而春必寅卯辰若以周
之正月二月豈得為之春哉故如周官所言春夏秋
冬皆為夏時小雅豳風亦皆夏正毛鄭之說皆然蓋
春秋方以尊周何得不用時王之正大傳云改正朔
易服色此其所得與民變革也踈正謂年始朔謂月
初言王者得政示從我始故朔隨新正唐彭偃所
謂王者之政以變人心為上是也晉傅常侍議應遜
禪則不改正朔遭變征伐則改之魏受漢禪亦已不

改者謂此傳曰五帝殊時不相沿樂三王異世不相襲禮夫不相沿者樂之器而樂之情未嘗渝不相襲者禮之文而禮之實未嘗易是故正朔之所異者寅子丑而春卯秋酉則同服色之所改者異白赤而上繪下絺則等忠質文雖異尚而盍豆升降之節均爵富親雖異貴而仁義禮信之施一也豈非文者可革而本者不可革乎子曰商因於夏禮所損益可知也周因於商禮所損益可知也商繼夏周繼商有改制之名無改制之實革其文不革其本也今夫忠質文之相胥以成治猶寒暑之相待以成歲也有偏勝爾烏可

以獨任哉奈何說者離之而指為相救術邢易曰兌正秋也夫以兌為正秋則震為正春而坎為正冬離

為正夏也必矣

周書之周月日四時之成歲春夏秋冬各有所孟仲季十有二月中氣以著

時應春三月中氣雨水春分谷雨以著至冬三月中氣天地之正不易之道故斗必指寅而

後謂之春必建巳而後謂之夏此不易之道也今也

以冬為春而以夏為秋則四時反易而失其位矣且

既曰建丑矣而書始復位則曰三祀十有二月是月

不易也曰建亥矣而書始建國曰元年冬十月是時

不易也子丑非春亦明矣

建用寅謂之歲用子謂之年太史歲年以敘事是

也又用先代之曆周正建子而四時之事亦用夏正如正歲讀法三歲大計群吏用寅建也如司稼視年

上下之類用子建也昔者顏子淵吾夫子之以帝王之道許之

者也方其發為邦之間也則告之以四代之禮樂如

乘輅則商之從服冕則周之從惟至於時則斷俾之

行夏誠以人事之不可得而革也行夏之時見夏政之得天乘商之輅

明商政之得地服周之冕周政之得人三者備然後成之以韶樂樂者政之成也昔縣子問子思曰顏

子問為邦夫子曰行夏之時商周之異政非乎子思曰夏敬得天堯舜之所同也商周革命以應天因改

正朔所以神其事如天道之變然也而世有為歲本之說者乃謂子當

夜半則輒屬來日遂以子丑之月屬之來歲蓋亦不

知此天事爾夫又烏知日出之二刻半為明聖人本

人事而施之哉大施地化之道知夫此則三正可得而議矣

蓋自有理人生自寅而成於申地化自丑而畢於辰天地自子而復於子此又繁矣雖然商以

建丑革夏正而不能行之於周周以建子革商正固

不可行之於夏秦以刻建此何等時邪其不可行而

謂之閏位也宜矣漢室承之不之能改至於孝武而

始克用夏魏初寅建至其子叡乃建用丑及孫齊芳

始復從夏唐至宋昌尚猶行子既而用夏上元初載

爰復以子又年而復寅紛更膠葛之不可要如此雖

然繇漢迄今千有餘載惟夏正者卒莫能易豈非文

可革而本者不可革歟紛紜之論夫亦豈知三代之政文變而本不革哉不然三代而下豈予之屑言歟

青陽遺妹

人主有大惑九材者處其四而不材者處其五好貨貪仙悅女色而事四夷此材者之所惑也為游觀喜符瑞好樂便佞而諛佛此不材者之所惑也是九者皆足以喪身亡國而女色為尤急子曰我未見好德如好色者也天下之物好之斯惑之矣小惑易好大惑易性是故攫金者不見市賈逐兔者不見泰山而况女色之移情乎艷妃光妓嫖娼柔撓方其好之窮身究款以至五情爽越人倫悖繆而不知所為王雖其屏漏匪隱無往不用其至有如當塗之子畱心闔

室無非肆意得志之所怦怦執執惟恐不極幽而甚密也當此之時趙國奚求而不得哉譖嬖行於尊俎之間鴆毒作於言笑之下日媵月浸夫孰得而知之然則化人而禽率華而夷孰非是邪皆者孔子用於魯齊景公以犁鋤計歸女樂於季氏而孔子行舟之僑用於虢晉獻公以荀息計歸女樂於虢公而之僑去由余用於戎內史庚為穆公策遺以女樂二人而由余奔子胥用於吳陶朱公為句踐策遺以西施鄭巴而子胥死是非神祕之畧也非有駭異之謀也然而四發四中如出一軌良以人之好嗜不大相遠而

德色之心不能兩重故雖大有爲之君一蔽於是則從聖如孔子賢若僑余有去而已忠若子胥有死而已尚何道之能行而何謀之能濟哉雖然是特以取小國爾故有以下大國者矣昔者夏伐岷山岷山以妹喜伐夏商伐有蘇有蘇以妲己伐商周伐褒而褒以妲己伐周晉伐驪而驪以姬氏伐晉故曰三戈之亡皆是物也然則鄭武公困於胡人而先妻之女以娛其心然後籠襲而取之重丘氏若於青陽而先遺之妹以惑其治然後襲而滅之斯亦秦越人小兒宣轉累放之名方也嗟夫義理之脩所以養其心芻豢之

設所以養其形也義理勝者正氣盛而天理行芻豢勝者血氣滋而人欲熾人欲熾則好色之心軒天理廢故好德之心輕權輕物重權重物輕此不易之理也三伐晉侯既覆于前而吳魯戎號復溺之于後然繼此者代不乏有是何邪亦不剛而已矣剛者天之德而君子之操也終日乾乾自彊不息則凡天下之物有不足以動其心而况於格物之餘乎刑寡妻刑二女一正家而天下定矣又奚至氣轢萬夫而困躓於一粉黛假哉繇此語之正觀之君亦足以豪矣

正觀二十年高麗進美女二太宗謂其使者曰歸告尔主美色人所重也尔之所獻信美矣

然閱其離父母兄弟於本國留其身而忘其親
受其色而傷其心朕不取也近日林邑獻鸚鵡
尚解思鄉請請還
國况人乎乃還之

辨伯翳非伯益 秦趙宜祖少昊

事有若迂而實先似緩而甚急者世次之亂姓氏之
失此人倫之所繇紊習俗之所繇薄也予之紀少昊
也既辨玄囂青陽少昊爲三人矣復合大史僭老子
老萊子以爲一既辟仲衍不得爲孟虧之弟矣乃復
明伯翳不得爲伯益之名若字豈無說邪夫孟虧當
夏啓之時而仲衍事商大戊豈有同父之兄先已而
出於四百載之前者乎伯翳者少昊之後皐陶之子

而伯益乃帝高陽之第三子隕歎也然世俱以伯翳

爲即益其繆甚矣予嘗攷之伯翳者嬴姓之祖也

書傳嬴姓實出少昊其源甚著非高陽後也 郊子云

吳而鄭語嬴爲伯翳之後他記多同申 按陳祀世家

序舜禹之功臣十有一人云伯翳之後平王封之秦

而云垂益瓊龍其後不知所封不見也又云皐陶卒

封其後于六或在許然後舉益而授之政則伯翳不

得爲伯益尤顯故劉秀表校山海經云夏禹治水伯

益與伯翳主驅禽獸是則益翳爲二人亦有能知之

者第大史公於益翳有時而不分所以致後生之繆

爾秦本紀云高陽之裔孫女脩生大業大業娶女華
 生大費女脩乃高陽之裔女而適少昊之後大業之
 父者蓋大業之父名不著見而秦趙二家遂以母族
 而祖顓頊非生人之義也芾子曰我祖少昊而嬴氏
 乃其族也則秦趙宜祖少昊為得其正班固之徒不
 知攷此乃直以女脩為男子而系之高陽之後故世
 遂以伯翳為伯益不復別也抑又稽之伯翳蓋封於
 費者也是以有大費之稱若大封大唐者費昌費仲
 俱其後也而世亦復諭更以大費為伯翳之字益可
 蚩矣且大業者皇陶之父也而史記音義復以皇陶

為即大業蓋以史記大業之下無皇陶而失之至世
 紀書乃直以為高陽生大業又以大業之妻女垂為
 太業之子而別出女垂之妻名曰扶始扶始生高陶
 皇陶生伯益唐書取而用之此春秋元命苞之說不
 足實也元命苞云堯為天子季秋下旬夢白帝遺以
 鳥喙子其母曰扶始升高丘白帝上有雲如
 虎感之而生皇陶扶如問之
 如堯言鳥喙子謂皇陶也

原焚

甚矣焚尸之酷也其禽獸之不若乎夫人之所以異
 於禽獸者以其存心也以其有禮也孟子曰存心養
 性所以事天也存養者盡其事而無媿之謂爾生有

養死有葬所以事也子夏曰傷哉貧也生無以爲養
死無以爲禮也人之生世豈惟自求飽煖逸樂而已
哉生欲以爲養死欲以爲禮爾今也生無以爲養而
又離之死無以爲禮而又焚之非惟離之又絕之非
惟焚之又棄之可謂人乎孔子曰今之孝者是謂能
養至於犬馬皆能有養不敬何以別乎夫能養亦難
矣而猶未足爲孝然則孝者豈惟能養而已哉必有
敬焉既不敬復不養既不養復不葬此何理耶曾子
曰慎終追遠則民德歸厚矣喪祭之禮薄則倍死忘
生之人衆矣豈惟不棄爲狸馬也弊蓋不棄爲狸狗

也孔子貧無蓋於其狗死猶與之席聖人之於物亦
且致其盡矣父兮鞠我母兮育我而顧生離之至於
凍餒而弗之顧比其死也復一舉而焚之撲之湍流
微塵漂散示以不返其不及犬馬也遠矣嗟夫焚事
夷俗也在昔三代罪至惡逆乃有焚尸所以示凌遲
而紀之人類也奈何末代不知其故反徇夷俗舉凌
遲惡逆之刑而施其親豈不大可哀耶嘗試語來破
孕者胎必傷扶生者尸必涼天地之所以使人重其
生也覺昏而夢靈生宜而死神造物之所以使人謹
其死也立和表爲神道陳玄輿而設僞物啓塗輶遣

皇嗥而祝發之勿震勿驚凡所以安神而安靈者惟
恐其少不至斧棺裂槨過者梲魄是所謂安靈耶方
其熾焰皮燬盡鐘筋髓縮胸至有起而躄者茲禽獸
亦不忍而孝子順孫時且爲之於汝安乎抑嘗稽之
雷公之書炮炙之方一骨一石必曰存性而今藝者
晞新煇燥橐而鼓之務桀其事靡遺餘方父母之一
性果復存乎然而愚者卒惑至自喜其能然曰予之
能事畢矣反控其故則曰佛者教也彼善爲祝而善
懺是將生善地也吁一何愚之至此極耶世有導人
溺者語人曰我善爲祝將俾而爲水仙而第溺之母

憑而信之乎天既已離而絕之方且燔不根之故楮
以爲薦既已焚而棄之方且作無用之蠻語以爲祝
其果信乎生受離絕之若死受焚棄之酷而顧區區
從事於無有所益之薦祝是之謂放飯流餽而問無
齒決其不情誣悖也明矣曩予觀於必閣閑談有鄭
民張福詮者貴難爲雷所撲其妻焚之中道忽外既
而讖曰福詮震死亦備苦矣而又見焚不已甚乎予
以是知焚事之爲死者苦也甚矣可不戒歟易曰敦
艮吉象曰敦艮之吉以厚終也夫欲人之歸厚必有
人倫始人倫之切莫若喪祭而顧可爲畧耶藏千金

之壁者緹衣十襲匣戶九扃齊沐而出之猶恐不敬
况於親乎王喬之仙彼固以爲天下玉棺是則人情
之不可磨滅者雖天上不廢也且其說曰世尊之死
金棺銀槨其自奉也蓋若此而顧以焚棄之事待世
人乎謂不然矣若曰能遺刑乎則波旬之叫哭文殊
頓足果遺刑乎然則今之爲焚事者真禽獸之不若
也孝子順孫蓋亦爲之却慮而深思雅雖然流俗之
爲之抑有繇矣奉佛事則曰無餘資而不葬也溺陰
陽則又曰無善地而不葬也嘻上世無佛地獄何無
未代誦經天堂何有天堂無則已有則君子登地獄
無則已有則小人入而觀佛者何爲忠孝既昭三鶴
自戾碑諫雖宗無後可守高緯之父母非不上宅此
隋文之墓田非不叶吉而反爲殃亦可以理曉矣然
則世之君子盍亦爲之觀相而節度之乎設棺槨以
斂之捐壙厚以安之使比化者不暴於外追遠者不
失其處而又爲之法制以禁其逾期不葬而爲佛
事說陰陽者其亦庶乎其可矣

內翰洪公邁隨筆云自釋氏火化之說於是死而
焚尸者所在皆然固有炎暑之際畏其穢泄斂不

終日肉未及寒而就熱者矣魯夏父弗忌獻逆祀之議展禽日必有殃雖壽而沒不爲無殃既其葬也焚煙徹于上謂已葬而火焚其棺槨也吳伐楚其師居麻楚司馬子期將焚之令尹子西曰父兄親暴骨焉不能收又焚之不可謂前年楚人與吳戰多死糜中不可并焚也衛人插褚師定子之墓焚之于平莊之上燕騎劫圍齊即墨掘人冢墓燒死人齊人望見涕泣怒曰十倍王莽作焚如之刑燒陳良等則是古人以焚尸爲大戮也列子曰楚之南有炎火之國其親戚死斃其肉而棄之然後

埋其骨秦之西有儀渠少國其親戚死聚薪積而焚之燠則煙上謂之登以然後成爲孝子此上以爲政下以爲俗而未足爲異也蓋時是其風未行於中國故列子以儀渠爲異至與斃肉者同言之

原理李二氏

世之繆誤者無氏姓者也非氏姓之無統也繇人之好言氏姓者繆誤之也予越路史而後天下之氏姓始得其正矣臯陶之後有嬴氏偃氏以其爲理則又有理氏李氏理天理也故天官書云左角爲李然則李理二字在古特通爾非有他義也陸佃說禮用云

李水之子又水子也可謂正矣仁實也故古以為理
官之字管子書云冬李也又云黃帝得后土辨乎比
方以為李而呂春秋亦云后土為李又云臯陶為李
昔晉文公命李離為李以為臯陶之後是矣是古者
理官之理字直為李其義一也傳云一個行李即昭
公十三年傳之行李也杜云行李謂使人今世並用
理更也小行人也而孔是亦作李云行李行人之
官當公三十年傳行李往來脚脚頌云行李理咨嗟
蓋在夏商之代已有此李氏矣詳少吳紀而姓氏之書及
此史若唐新舊書等乃云老子生於李下而以為姓
或云因亂食若李而得姓或又以為饑餓木子而姓

之均為妄誕范祖禹云書云臯陶為土而史以為大
類唐之先祖出隴西狄道非如商周世次之可攷豈
也天謂唐出狄道可矣謂李不出臯陶則未覈
葛孝先直謂老子之母李氏女也故老子因母以為
姓迨其孫洪傳諸神仙因謂老子生於李家猶為李
姓非也漢屬國侯李翊碑以李氏為出於箕子尤為
無所本矣吁後世之妄日益繁矣小生不勝誤孰正
之哉

老子化胡說

德經曰出生入死生之徒十有三死之徒十有三
之生動之死地十有三嘗謂道陽而德陰老子歸陽
釋氏歸陰分道德為二經其

義斯在且日未有知此者惟道君 夫一惟之元湛然虛

皇帝以僧為德士蓋休之矣 徹曾何有于生死哉其所以生死者出則為生入則

為死而已矣生之徒十有三謂十之中死者亦居其三世而人

也死之徒十有三謂十之中死者亦居其三世而人

之生動之死地十有三者則是一性本往而顧不能

靜每以物動而自趣於盡者十又處其三世蓋生者

居其一而死者處其二世既已十管其九矣而其一

置而不顯者是何邪非出生而入死者邪乃不生而

不死者也是生死之道九而不生不死之道一也佛

者之教不出於此矣老子之所以化胡惟此道爾謂

之德經事可見矣

詳五千文意蓋留猜後人者而韓非以為四肢九竅三生李宿以為

之食神祿與倒食陽干前一陽干為食神後一陽干

為倒食互相食伐皆在干十三數以是為所言生死

之徒弱然釋氏之無知者輒諱其事又從而誣罔之

於術矣固非毗睚尸之意

釋氏推過去毘婆尸佛而老子者不知出此

乃復群起而較其容儀之盛衰與夫出世之先後以

爭之祇見其不能勝爾雖然釋子之無耻豈惟誣老

哉羲媧孔顏之聖且弗免也彼腐儒者既莫之能謫

又從而怖之吁

釋有所謂造天地經云室歷菩薩下生世間號曰女媧摩訶迦葉號曰老子儒童菩薩號曰孔子復有清靜法行經云真丹因乃能從化其見侵侮如葉往為老子淨光童子往為孔丘又遣月明儒童往為顏回三弟子者出生其國乃能從化其見侵侮

如此故唐杜嗣先有吉祥御字儒童衍教之說而韓愈曰佛者云孔子吾師之弟子也釋者遂有詆韓論甚矣其无忌憚也雖然道家者流亦有記莊王癸巳之歲一陰之月老君遣尹真人喜乘月精白象下天竺於靜飯夫人口中託生佛者喜事亦善於報復矣夫天下之事豈有二道老釋之教其初則一第其立教各開戶牖以自為異而未遂至于不相涉尔今漂水縣南七十五里有儒童寺者本孔子祠唐景福二年遂以為孔子寺以孔子適楚經此南唐改曰儒童寺故予嘗謂江南之亡非文之罪用浮屠之過已丑閉日閱化胡經書

論恒星不見

語之無所稽妄言也聽之而不審妄信也和之而弗擇妄隨也佛者曰方摩也之誕也川地震動天夜有因而恒星不見此則妄言者也佛之父為淨飯王母曰摩耶夫人摩耶者

莫邪故古今論衡周書異紀云姬周昭王之二十四年甲寅之歲四月八日井泉泛溢宮殿震動而恒星不見五光貫于太微王問太史蘇繇對曰西方有聖人生却後千年其教法來此矣是以世謂孔子書恒星不見者將以為異時之證而傳記悉從之此則妄信者也汲紀年云昭王末年夜有五色光貫于紫微其年王南巡不返所引異紀蓋即此尔按春秋在昭王之後夫春秋所書恒星不見乃莊王之十年甲午之歲上去昭王之甲寅有三百四十年之差故顧微之吳地記謂佛法之始典籍無聞而亦徇舊以魯莊公之七年夜明恒星不見為佛生之日然恒星之不

見乃四月辛卯之夕是歲四月丁亥朔辛卯乃月之

五日非八日也是皆不得而牽合者莊公七年乃見

齊王中有周魯二莊親昭夜景之語謝丞漢書以為

癸丑七月十五日託於摩耶之腹莊王十年甲寅四月

後二十年此則腐儒習于妄說屬意牽合而不知所

歿者蓋釋之徒欲廢老子化胡之語故推而上之于

昭王之時老者又不能以其道勝復為誰曰老子以

高王陽甲庚申之歲降于玄妙之胎紛紜誕妄不可

彈紀使知退之弟不必不如師師不必賢于弟之語

則必不為嗟乎川地震動天夜有光而恒星不見星

此妄矣

隕如雨變有大於斯者乎傳曰謀臣如雨言其多也

左氏謂子雨借穀梁言既

隕而後雨皆非夫晝星不見則見是夕無雲及雨矣

故公羊曰非雨也春秋來脩魯史記曰雨星不及地

尺而後孔子刊之曰如雨豈得雨借乎本行

經云虛空无雲自然而雨陋者之談經如此方三川

之震於幽王之時也伯陽甫以為周亡之證厥後果

然詳春秋而歷放前代天夜有光漢成帝元延元年

皆為歲星亂權宋元嘉十一年恒星不見古曰主不嚴

年張祚元年皆不久大亂天子失政諸侯暴橫困亡之象陳太建五年

九月海恒星不見二十八宿及中外宮搖動星隕如

雨漢末始二年二月癸未晉太始四年七月皆西流

大棗九年八月壬子宋元嘉二十年三月乙未皆

比行至曉不可計又二十四年正月大星皆西流至

旦日光定乃止大明五年三月流星數千萬並西行

梁中大通四年七月甲辰隋開皇十九年十二月乙

未廣德二年二月丙寅中和元年八月癸丑及十三

年十一月天祐二年三月乙五五代長興元年九月

辛酉皆亂世之兆以春秋言之前乎此則五國連衡

旅拒王命後乎此則齊晉主盟王室遂衰永始之間

亦以五侯擅權王奔篡祚自此而還晉梁尤多蓋皆

佛氏浸

昌之應

皆非佳事况諸禩叢夜今古獨此使佛果因

昌之應

皆非佳事况諸禩叢夜今古獨此使佛果因

昌之應

皆非佳事况諸禩叢夜今古獨此使佛果因

昌之應

皆非佳事况諸禩叢夜今古獨此使佛果因

昌之應

皆非佳事况諸禩叢夜今古獨此使佛果因

昌之應

皆非佳事况諸禩叢夜今古獨此使佛果因

昌之應

皆非佳事况諸禩叢夜今古獨此使佛果因

昌之應

此變而生固非家庭之令器矧復年庚日甲無一者之可合邪然倡之者皆以為實勃又從而神之葬妄

隨者邪或曰安和非昭王時乎日非也彼所以牽合

為入日尔古今占鏡云莊王九年四月八日辛卯故遂誤以

改而杜預更以為七日豈自為長曆而自繆之邪又

按高僧傳世說宋書刻宣傳皆以四月八日為佛生

日而歲時記乃以四月八日為彌勒生二月八日為

釋迦之生信捨之家庭入開奇香花遠城謂之行城

故壽陽記梁與有四月八日行城樂而阿那含經謂

是日當行人關之戎云二月者蓋以周正而記者妄

別之尔故言佛年十九以四月八日出家而本起經

云二月八日踰城出家則此八月時出家之日又非

其始生日也再改春秋恒星不見後百十五年而老

始生而十有五年而孔始生妄者不知乎此求以相

先故一意推而上之尔于通日三教可合為一既日

三教則孔老釋迦之生必不異時而佛決不以恒星

不見時生三國鼎立何有異代傳記之言誠不足惑

然之佛教必出於老者以抑又言之恒星之不見雖

出於入死之童知之也

非必佛之生然稽其變知亦為後來之有佛也謂孔

子為有為書之庸有之矣劉向曰夜中中國也其子

歆曰夜象夷狄夫歆向雖說異同而其言俱理何則

卷之三

十一

習無自入三代而下四體虛羸方切畏戒而且不知
守此邪風戾氣所以得長驅而入之方莊列之出也
佛之教將出矣孔子知之而莊列不知也觀微子之
篇則見聖人之所以憂焉者矣三代之際每切譏禁
豈苟爾邪及後之世不惟撤其譏禁而從之又延之
梱內而盡室以聽之矣二千年間其颺精破膽以至
於死者不知幾千百億而猶以爲得邪夫狂者東走
逐狂者亦東走迷者赴水拯迷者亦赴水此未爲失
也其所往同而其所以往則異也今也見狂者之走
亦竭蹶而效之觀迷者之赴水亦禡楡而從之其狂

迷亦甚矣豈不哀哉

佛之名

學記曰其施之也悖其求之也拂釋名曰轡佛也言
牽引佛戾以制馬也故曲禮曰獻鳥者佛其首畜鳥
者則勿佛佛者拗戾而不從之言也觀芝制字以一
弓從兩矢豈不佛哉語曰從諫勿拂是輔拂之拂亦
作費弼義可見矣佛曰吾之道佛於人者也有人曰彼
之道佛於我者也有人固以此而名之佛固以此而自
名其所謂佛如此而已而庸人事佛欲以崇之而不
得其嘉號則轉其義以從嘉釋曰佛者覺也噫謂佛

為覺亦不知所以覺矣梁武以佛有持音始改持音為倍後始經史循之非也宋

子京既於國語音義正之雖然世俗之所以尊之可謂至矣然皆

欲尊之而不知其所以尊之者予請得以大其說而

遂解之曰滿世之人皆莫能譽佛欲夸其事我則能

言之矣瑞應本起因果之經皆所以况佛者也胡不

揚孔子中備經之言以附之乎中備經曰觀夫震爻

之動則知有佛矣又胡不舉列禦寇所記商太宰問

孔子之語以譽之乎其為說曰太宰見孔子曰丘聖

者歟孔子曰聖則丘豈敢博學多識者也三王聖者

歟曰善任知勇聖則立丘弗知五帝聖者歟曰善任

仁義者聖則丘弗知三皇聖者歟曰善任因時者聖

則丘弗知商太宰大駭曰然則孰為聖孔子動容有

間曰西方之人有聖者焉不治而不亂不言而自信

不化而自行蕩蕩乎民無能名焉丘疑其為聖矣弗

知真為聖歟真不聖歟是則非佛也邪中備經列禦

寇之說吾不知真孔子之說歟非孔子之說歟然說

如是則三皇五帝俱不足以方其聖矣是則佛者不

亦危然甚大矣乎然則世之人其亦有能如是而譽

之乎吾故曰世之人皆莫能譽佛欲夸其事我則能

為之矣將譽佛者請參之台之說

佛之俗 長守富貴

浮屠之爲教所可惡者尤惡於以利言也夫人之情莫不欲生而惡死欲存而惡亡欲安而惡危欲富而惡貧欲佚而惡勞欲壽而惡夭何哉物重故爾聖人忘生不留於物自非聖人未有能免此者是故貧者莫不欲富也而處富者更憂其復貧賤者莫不欲貴也而處貴者更憂其復賤危者咸欲安也而已安者未嘗不惡其復危生者皆欲壽也而既壽者未嘗不惡其復死欲之既至牢不可解而爲佛者乃爲姦僞以中其情曰吾能生之安之貴之富之不惟是也而

脩吾事者則富弗復貧貴弗復賤而安且壽者弗復病者死也雖斷無是而世之愚莫不惑而奔之至於截髮掛鉅煉腕釘髀躄身祈嗣棄子襁空靡所不至而莫之禦也甚至在上之賢不知孔子所以長守富貴之道而時且爲之然貧與賤病與死卒有時而不得離則亦不知以彼爲非也彼姦僞者度知貧與賤病與死之不可免則其伎有時而遂敗於是又爲不可勘之說以欺曰西方有極樂世界烏脩吾事者死將得金地以處也雖斷亦無是而愚者信之愈益固則亦以其無從質故也夫舍衛諸國臣服天竺雪山

驚嶺驛使常至夜叉落利本乃三國而炮烙地獄正
 本自阿育王金剛舍利流離碼碯第如華之產鐵而
 青師白象橐佗孔雀正猶華之畜乘斷刀破解驪吐
 火皆本幻術而翦髮貫耳吹鬚擊鉞俱其習俗本然
 世之蠢人曾不之知乃類推而歸之不可致知之神
 其戎鄙者又倡而為詭恠之說殊可抵笑按晉宋浮
 屠記云臨倪國王生浮屠太子也父曰屑頭邪母曰
 莫邪浮屠身服色黃髮若青絲始莫邪夢白象而孕
 及產從左脇出生而有髮能行七步如此而已洎漢
 哀時景帝受大月氏使王使伊存口受浮屠經其所

載者正與老子相出入蓋昔老子西游出關過于天
 竺教胡人為浮屠厥後其徒更相推譽流傳而失實
 爾諸如法顯道安輩所記天竺等事既可見矣顧豈
 若今之詭誕哉或曰子何釋之議惟不視其書則已
 矣程子有云佛書豈不必觀觀必入之矣是則不然
 不觀其書此程子一人事也今有道者撫墳而示曰
 是之下寶誓也然後過者扼足莫不徘徊覬夫誓之
 得也知其言者必發掘明告之而後來者不惑懷恐
 其入而止之則自亦不明其誓之真有無也人滋不
 信矣故予為之發其虛誓以諭之則人心庶乎其正

矣嗟夫堯孔之於立之如登天浮屠之人壞之如燎
毛因循苟且此天下之至大患也庸人之所喜而聖
人之所憂爲者也庸情之徒易以誣惑而况樂因循
而彼且與其因循安苟且而彼且誨之苟且此其教
之所以易與而不可返也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
終日乾乾天行也未聞以因循苟且爲之德也障百
川回狂瀾君子自動心焉

道以異端而明

無異端則聖人之道莫然有異端而聖人之道愈尊
道豈異端之所能昏哉浮雲翳日月何嘗昏其所以

爲月者常存惟決其翳而月愈清異端害道道何嘗
昏其所以爲道者常在惟去其害而道愈明爾道以
異端而昏亦異端而明也矣佛老孔氏之道端大不
同矣而世之人每惑而不能判者惟不知其所異爾
其所以不知其異者繇其不能合見故也不合其見
安明其異不明其異烏識其尊此聖人之道所以至
今爲不明歟必請獻其所以異夫老言命佛言性而
孔氏則兼陳乎性命老說生佛說死而孔氏則兼明
乎生死老脩道禘循德而孔氏則合道德而脩之茲
其所以大不同也雖然老之於性非不言也而以命

爲之重於德非不脩也而以道爲之本佛者則不然
惟知性之爲急而無俟於命知德之爲尚而不契於
道其所以違於道命者亦徒不知下學之義與夫窮
理而已矣若老子者非惟恭篤禮信治國有道而兵
戎之事尤所致力博愛之方既已異於彼矣至於孔
子則天地功深生人道備何特生死性命之一端邪
子曰攻乎異端斯害也已夫異端之害道在所攻矣
而聖人且不之攻者非不之攻也攻之則害有甚也
春秋之法責備賢者彼之道可與行邪吾固不得而
不責今既知其不韙則不應與之矣乃奮而與之較

既以爲異端則不應進之矣乃引而與之列虎兕出
於柙而牛羊殞於陸矣然後從而從之是誰之過歟
嗟乎佛之爲吾道害也久矣昔之大賢莫不欲去之
也然迄莫去之者睽者又從而挽之也王子曰吾乃
今知三教可合爲一柳子又曰其言徃徃與易論語
合夫將取其不合辨之是與而較之矣夫既引而
與之列而三之是誘而進之矣豈非攻之則斯害也
邪學者之大患莫大於不識易而妄言王舒玉曰大
易之妙盡在佛書此宗元之憤憤也更引之邪今夫
蚩氓稚子見弄木虎者敬喜嘆訝且畏且愛隨而誇

于鄰之嫂逾年未已而乃不知彼真虎者眈眈蹲伏
深林之中神色不動宛不異狗第人不可得而即之
然則庸人之要佛者亦豈誤稚子之愛木虎者以其
可即而弄之爾二子之說予將置之邪則恐世之人
以爲真而莫之識辨之邪則復慮若等惑之之深而
反見誹以貽斯害之灾雖然猶不得而不畧正之大
抵天下之事大過則反侮理之常也真君之坑沙門
毀像事至與安而復建德之毀經像還僧道至大象
而復及會昌之撤寺宗民僧尼至天中西復夫亦豈
知易道之變通哉曰然則終不可攻邪曰正其義不



